

编者按:“龙舞祥云开泰运,春回大地满神州”。202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辰龙年。辰龙,位于地支的第五位,十二生肖之一,也是其中唯一虚构的动物。龙的形象是古老图腾拼凑出来的产物,并没有人真正见过,但却是中国人心中对美好事物的一种寄托。历代画家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加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因此龙的形象就愈发变得神奇而伟大,集各种动物形象于一身。它所具备的兽的野性、人的悟性、神的灵性,是独特的中华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体现。本期艺术投资特选取文章解析“龙”字的演化过程,并选取陈容的《墨龙图》轴这一中国美术史上的画龙杰作进行鉴赏,同时配以当代画家的龙画精品,以飨读者。

威武自强 无坚不摧

——陈容《墨龙图》中的龙形象



陈容《墨龙图》轴

古人把“龙”看作一种神物,是四灵之一,能够通灵变化,忽隐忽现,腾云驾雾,行云布雨。早期龙的形象是自然界各类动物的集合,《尔雅翼》记载“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在有记载的画家中,最早画龙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不兴,自此历代都有画龙高手。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僧繇传》中记载:“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每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须臾,

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见在。”更是为我们留下了“画龙点睛”的成语。隋唐以前的中国画龙图现如今均不见传世,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有真迹传世的画家,当属南宋时期的陈容了。

陈容,字公储,号所翁,福建长乐人,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进士,曾做过福建莆田太守。诗文豪壮,尤善画龙,变化欲活,世传‘所翁龙’是也。“所翁龙”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备受追捧。

《墨龙图》轴是其存世真迹的巨幅立轴作品,1958年由广东省文管会移交广东省博物馆,为南粤地区重要的宋画作品。绢本墨笔,纵201.5厘米,横130.5厘米,右下自题诗款:“扶河汉,触华嵩。普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所翁作。”

画幅以双绢拼成,质地和尺幅均为宋代标准,绢质和色泽都保存较好。画面以水墨烘染云龙,墨气森严可畏,描绘一条飞龙腾跃于云天之际,昂首瞋目,张牙舞爪,极其威武雄奇。龙的姿态盘旋矫健,云气缭绕全身,躯体时隐时现,有凌驾于九天外的磅礴气势。画家用勾笔劲健,而渲染的墨色,既有龙身的细笔积染,又有云气的粗笔涂抹,所谓“泼墨成云,喷水成雾”。相传陈容画龙必先喝酒至醉,然后大叫,脱下头巾蘸墨,在绢上信手涂抹,再用笔勾画之,或画整条龙,或仅画一爪一首,云雾蒸腾,时隐时现,似乎画家漫不经心,却都归于神妙之中。

陈容所作《墨龙图》轴巨幅,云气

有蒸腾之势,以毛笔施展笔墨功夫似有限制,于是乎用头巾“泼墨”,烘染出的云气,其势壮阔,如翻江而倒海,强烈地衬托出龙的“扶河汉,解华嵩;普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的非凡气概。它已经不再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遇到的与人为害、象征自然之力的“龙”,不再是战国时期帛画中描绘的受人驾驭的“龙”,而成为一种堂堂正正、胸怀宽阔、威武自强、无坚不摧的精神的化身。这样的技法和精神内核,与南宋梁楷的泼墨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画家用粗劲线条勾画出龙的轮廓,以浓淡墨色晕染其主要部位,使龙的形象清晰突出。尤其是画面的龙爪有四,从图示发展的脉络上看,宋代以前龙是三爪,到宋变成四爪,明清逐渐产生五爪,这一细节可作为鉴定断代的一个参考。

2017年3月,纽约佳士得“藤田美术馆藏重要中国艺术”专场,一幅南宋陈容所作《六龙图》手卷以4350万美元高价落槌。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所藏署款为陈容的画龙作品共有22件,中国共11件,海外11件,其中以此件《墨龙图》轴尺幅最大,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目前流传于世的关于龙的形象,可以说有很多都是出自陈容的龙画。乾隆曾评论过陈容的龙画:“奇笔惊看陈所翁,画龙性讶与龙通。劈开硖石倒流水,喷出湫云浮御空。”陈容的作品也成为研究古代龙的形象转变的重要资料。

(文/叶森)

『龙』字略说

“龙”字早在甲骨文中便已出现,漫长的文字演化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龙”字。

商周时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龙”字象形特征比较清楚,口部大张、长身弯曲。多数字形口部上方还有类似“干”或“辛”的部件,应是象龙角之形(图1)。在部分字形中,“龙”字口部内似乎还有象征牙齿的短线,如周早期《龙母尊铭》(图2)。这一时期的“龙”字与史前时代

龙的形象十分一致,如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所出玉龙(图3)、安徽凌家滩遗址玉龙和湖北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玉龙,都是长身无足,有的似乎有角和鬣。而商周时期的龙则出现了特征清晰的角和足,如妇好墓所出玉龙(图4)、陕西张家坡遗址玉龙和陕西扶风海家村出土铜爬兽。

而后这些短线条变长连通上下颚,将整个口部变为“肉”或“月”形。右侧依然是弯曲的身体,但是在部分字形中增加了短线条,似作上肢,如《昶仲无龙鬲铭》(图5),更多的是变为“巳”形(图6)。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庄述祖语释龙字,曰:“庄君述祖曰钟鼎文龙字从辰巳之巳,右边作𪔐,巳为蛇象,龙蛇同类。”可备一说。当然,这些都可能只是书写的讹变。



图1



图2



图5



图6



图7



图3 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 国家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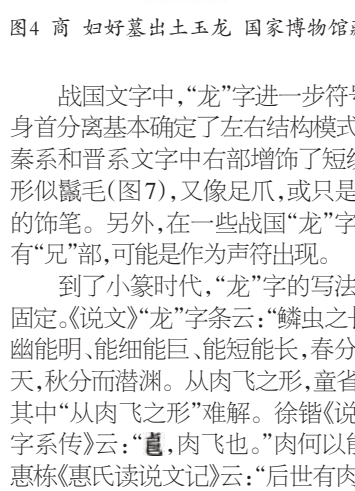


图4 商 妇好墓出土玉龙 国家博物馆藏

战国文字中,“龙”字进一步符号化,身首分离基本确定了左右结构模式。在秦系和晋系文字中右部增饰了短线条,形似鬣毛(图7),又像足爪,或只是单纯的饰笔。另外,在一些战国“龙”字中还有“兄”部,可能是作为声符出现。

到了小篆时代,“龙”字的写法基本固定。《说文》“龙”字条云:“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其中“从肉飞之形”难解。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𪔐,肉飞也。”肉何以能飞?惠栋《惠氏读说文记》云:“后世有肉飞仙

之语,盖谓如龙也。”惠氏所说稍嫌牵强。“从肉飞之形”用词实与该书其他释例颇为不同。沈涛《说文古本考》即云:“许书象形字每云象某之形,今云从肉飞之形,语颇不词,乃二徐妄改。”是否二徐妄改未为可知,但其中有传抄之误应较可信。《六书故》引唐本《说文》为“从肉从飞”,《说文校议》云“‘飞之形’当作‘象飞之形’,转写脱象字”。此二说似更顺畅。

王筠《说文系传校录》云:“许意龙字合三而成,从肉者指左方之下半也,飞之形者指右方也,童省声者指左方之上半也。然不曰𪔐象飞之形者,《说文》于不成字者说解中例不出其有出者。盖后人笔记于侧而写者误入正文。”王筠这一解释应最贴近《说文》本旨,但从文字演化来看,《说文》中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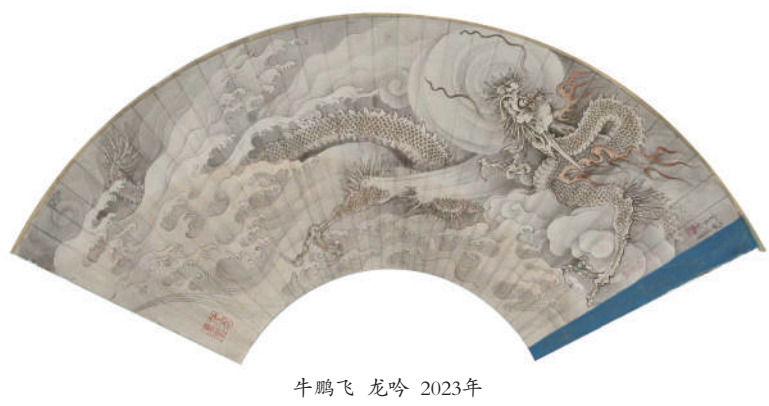
隶变后的“龙”字主要是将篆书中弯曲的线条变直并笔画化,构形上并没有实质变化,楷书、行书同样如此。草书的“龙”字则是在隶书基础上进一步简省而成。

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拜由来已久,前文已经述及,早在史前时期便出现了龙的形象,并在历史演进中渐趋丰满。龙作为一种假想动物,有关其原型的猜想多种多样。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说法大抵指向鳄鱼和蛇。如章太炎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陈壁辉则进一步提出了老年鳄鱼头上鳞棘突出可能被看作角的可能性。闻一多认为,龙是以蛇为基础吸收了其他动物特征而成。李零对这一问题阐释最清晰,其《说龙,兼及饕餮纹》一文结合文献与出土文物,并考察生物形象得出“鳄鱼跟龙关系最大”“蛇也是龙的参照物”这两条重要结论,考证详实,令人信服。

龙,早已从早期蛇、鳄结合的假想生物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催生无数璀璨的文化成果,甚至成了民族符号和中国的代名词。

(文/张翔宇)

当代中国画家龙画作品选



牛鹏飞 龙吟 2023年



赵丽娜 龙祥瑞图 2024年



朱晓清 龙变 2024年



王伯勋 甲辰大吉 2024年



柳谦 龙啸行云 2023年



柳树顺 紫气东来 2024年



籍洪达 云龙图 2023年

本版由《中国书画》编辑室供稿